

楓橡樹

王英先 著





楓楊樹

上 册

王 英 先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 年 · 北京

16788

822
1042
2

枫橡树

下 册

王 英 先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 年 · 北京

内 容 提 要

山区剿匪反霸斗争的长篇小说。

龙弯大队大队长、恶霸地主馬玉池，一边伪称起义，一边率匪徒潜伏其老家——龙弯，企图苟延残喘，伺机暴乱。这一阴谋被群众识破，派得力干部王洪前去受降。这时，十余年前曾任龙弯大队主席吳龙眼、赤卫队队长吳登云，也回到龙弯。王洪和他们一起，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民兵，和匪徒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举扑灭了匪徒的反革命暴乱。但暗藏着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捣乱，龙弯群众奋起斗争，终于消灭了暗藏着的反革命分子。紧接着展开了反霸诉苦运动。龙弯农民终于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

这部小说，体现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己谋得解放的思想，歌颂了革命农民的英雄气概；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描写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能帮助广大青年读者认识和了解阶级斗争，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枫 橡 树

王 英 先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15 3/4 印张 4 插页 343 千字

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6)1.65元



板
橋
樹

下
冊

王
英
先
著

822

王
英
先

統一書號：10009·546

定價一元六角五分

題 敘

鄂西山区多枫橡树，秋来紅遍万山。在这数不清的枫橡林中，最出色的，要数恩施县龙河村分水岭下吳家坟前的那座枫橡林了，干大根深，枝叶茂密。相传在明朝洪武年間，在分水岭下栽下了第一棵枫橡树苗，至今已有五百多年了。

这一带，原是个豺狼出沒之处，方圆百里，从无人迹。山无头，地无主，滿山遍野的花草树木，无声无息地抽枝发芽，开花结实。相传明代洪武年間，一个姓吳的老人，帶領了五个儿子，来到这里，划出一片荒地，挽草为記，同时在分水岭下栽了一行枫橡树。老人率領五个儿子，披星戴月，开出了二十亩田。老人临終，对儿子們說：“这二十亩田，是在老子手里开的，田里埋得有老子的血汗，我死后，你們把我埋在枫橡树底下，我要永远守着它。只要枫橡树不倒，誰也不能动这二十亩田……”

人說，这座林子和它主人的命运是紧紧相連着的，随着人世的悲欢，曾經三枯三荣。人說，这座枫橡林的根子是扎在人們心尖上的。

一九四九年秋天，这座枫橡林紅得分外鮮艳。人在林边过，但見那遮天盖地的紅叶，像是一团团騰騰直上的火焰，立时覺得渾身发热，滿脸紅暈。远看那座林子，又是另一番景象，如同隐

現在白云[REDACTED]微微浮动,似乎要随风飞去。老年人們都說[REDACTED]

“从[REDACTED]从来也沒有这样紅过。等着吧! 咱这里[REDACTED]

1

一声春雷，震动了大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軍橫渡長江，解放了上海、南京、武漢、杭州、南昌、長沙等重要城鎮，舉行着史无前例的大進軍。巴東野三關一聲炮響，鄂西戰役開始了。

偽湖北省政府和宋希濂等蔣匪軍殘部，逃進恩施山區。在人民解放軍追擊下，有的被歼，有的逃向四川，還有一部分來不及逃掉，就潰散在這個山區里。

這年秋末冬初，恩施縣偽保安大隊隊長馬玉池正在倉皇地把他的全部人馬連夜拉過清江河，奔向他的家鄉——龍河。他騎着一匹紅膘馬，頭戴咖啡色呢帽，青色的呢大衣隨風鼓動，扑扑扑的響着。一路上他悶聲不響，快馬加鞭，把他的小舅子馮么——保安隊的副官，遠遠地丟在后邊。黃昏時分，來到一座大坡前。這里離龍河已經不遠了。他猛把韁繩一提，嗖的一鞭，那馬“夫夫夫”地吹着氣兒，爬上大坡，來到一片青翠的杉樹崗上。

這時候，馮么揚鞭躍馬，追上了馬玉池，忙問：

“隊伍到底怎麼辦？”

“換上便衣隱蔽起來。”馬玉池連頭也不回。

“共產黨要我們投降呢？”

“我已經……”

“留……”

“胡說……”

“這次來得……”

“廢話！”

馬玉池嗖的一鞭，馬飛也似地只顧向東龍灣跑去。

一進東龍灣東口，他吩咐馮么把後邊的隊伍暫時安置在保公所里，並且再三叮囑行動要迅速，不要驚動眾人；隊伍到保公所後，誰也不許出門。

馬玉池下了馬，進了家門。他的馬弁張毛忙把馬拴在院里的那棵松樹上。馬玉池輕輕咳嗽一聲，抬頭見正屋前東西樓房的紅漆樓梯和涼台的扶手上，照着一抹夕陽，鮮紅刺目，似乎要滴下血來。

馬玉池手里懸着馬鞭，匆匆地走進正屋，一屁股坐在太師椅里。他胞弟馬玉海一聽說大哥回來了，三腳兩步走進堂屋來。他身穿狐素皮袄，留着閃亮的大背頭，抹了一臉雪花膏。馬玉池聞到了一股刺鼻的味儿，微微地皺皺眉頭。

“哥，怎麼樣？”馬玉海問。

“什麼怎麼樣？”馬玉池說。

“共產黨……”

馬玉池扭過臉，擺擺手冷笑了一聲。

緊接着，馬玉池的老婆馮春娘、帳房先生劉貴先一前一後地進了堂屋。馮春娘拔出那插在大瓷瓶里的布拂塵，一面在馬玉池身上拍打，一面嘮嘮叨叨說個不休：佃戶們越來越難侍候了，到現在一個租子也沒收上來，放出去的債，人家也不交利息；長

工們也越来越刁了，肚皮塞得滾輪圓，也不肯出力做活；那牛馬有多少已經抱胎懷孕，要下犢子了……要不下犢子，要不，共產黨一來，一陣風全吹啦！……馬玉池坐在馬地槽着，突然伸手拍了一下太師椅扶手說：

“今年的租子一概免了！”

馮春娘吃了一驚，怕聽錯了，正要問問，馬玉海忙插進嘴來：“天池山上的馬群太顯眼了，樹大招風，得擋擋人家眼睛才好。可是眼下不好辦，少要一半價錢，也沒人伸手，還不如交給佃戶們喂養……”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馮春娘搶着說：

“我對兄弟說，先都定規好，死了要他們賠，生下馬駒是我家的；草料歸他們管，一天給我五角錢租錢……你說呢？”

馬玉池橫了她一眼，又下了一道令：

“天池山上的馬，一根毛也不准動！”

“為什麼？”馮春娘問。

馬玉池沒吭聲，回過臉來，衝着早已想開口的劉貴先點點頭。劉貴先順手抓過桌上的帳本，向馬玉池靠近一步，一五一十地說起來。他說的是山貨行里的事：所有的現款都已經抽光，存貨一時還甩不出手去……馬玉池把身子往起向椅子背上靠靠，連連搖頭說：

“失策！失策！你把抽出去的現款馬上拿回來；把手邊的現款，也統統轉到資金帳上！”

“嗯？”劉貴先楞住了。

馬玉池慢吞吞地接着說：“山貨行和田地不同，共產黨聲言保護工商业！這……”

突然听得有人在院里嚷起來：

“馬大隊長回來了嗎？有功夫沒有？讓我們見個面吧！”

刘貴先返身掀開門帘，探出头去瞅了瞅，只見門外一下挤进五六个人来，有的拿棍……馬玉池抬头一看，只見一个个穿着破袍烂褂，不是庄稼人，也不像是种田的，倒像是群唱“蓮花落”的，仔細一看，全是龙弯一带的地主富农，只是改了打扮。刘貴先忙問馬玉池見不見？馬玉池眉头一皺，摆了摆手。刘貴先就出去把这群人打发走了。

就在当天晚上，三星偏西的时候，馬家院里来了一位从恩施城来的客人。

那客人見了馬玉池就說：

“我是奉中国人民解放军軍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前来向馬先生劝降的！”

此人姓廖名生軍，是恩施县商会会长，又是鄂西土产公司經理，兼敬业中学校董会的董事长，向来并不参与政治活动。过去在应酬場中，馬玉池倒也和他見過几次面，但素无深交。这次他深夜來訪，不知道他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正犹豫間，只見他打开公文皮包，取出一个足有一尺长的大信封递过来，說：

“这是軍管会的公事！請馬先生过目。”

馬玉池看了信，把廖生軍邀到一間密室里，坐下后，廖生軍笑笑說：

“馬公受惊了吧！”

馬玉池說：“哪里哪里！法場上的麻雀——胆子早吓大了！哈哈……”

“但願如此！”廖生軍停頓了一下，“一〇九离开恩施的时候，大概已經向馬公关照过吧……”他瞧了下馬玉池的脸色，接着說，“我就是三〇一……”

馬玉池仍然不动声色。

“电台已經通話，一〇九訓示：以后，由我和馬公直接联系……”

馬玉池还是不作声。廖生軍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到馬玉池面前，馬玉池一看，是个青田石雕的鎮紙，鎮紙上的獅子，缺了半个脑袋。馬玉池接过鎮紙，欣賞了会儿，从怀里掏出表袋，慢慢轉过身去……猛一下轉过身来，把鎮紙往廖生軍面前一放，只見那个獅子脑袋已經完整无缺。两人相視一笑。

接着馬玉池就向廖生軍談了談他的部署。他手里共有三个中队，共有人枪五百。立即着手选拔精銳，整編队伍，儲备粮草。一二两个中队，配备了輕重机枪，一色嶄新的美式步枪，由原一中队队长率領上天池山。第三中队編为別动队，番号“飞虎”，清一色的駁壳枪。共分三个班，一个班在天池山的咽喉之地奶奶庙駐扎。一个班由馮么率領，做他的卫队。一个班分散到龙弯方圆四十里內的各要道口，进行諜报活动。另有一部分便衣武装，以天池山南的野火坪为中心，分布在天池山四周，平时分散隐蔽，有事集結。

廖生軍听了他的部署以后，就問：“如果共軍来了，你准备怎么对付呢？”

馬玉池說：“要是小股武装，我就把他吃掉，大股进犯，我就上天池山固守……”

廖生軍問：“要是守不住呢？”

馬玉池說：“天池山地势险要，工事完整，进退两便。万一失守，我就学学他們的办法，把部队拉出去打游击。人熟地熟，可說是如魚得水，任凭他三头六臂，也碰不掉我馬玉池一根毛……”

廖生軍听了，哈哈大笑，說：“馬先生未免过分乐观了

吧……”

馬玉池說：“願聞其詳！”

廖生軍說：“我對軍事完全是外行！不过一〇九的想法和閣下不完全一樣！”

馬玉池說：“他怎麼說的呢？”

廖生軍說：“他的訓示，可以歸納成十二個大字：‘保存實力，長期隱蔽，等待時機’。”

馬玉池大惑不解，苦笑着說：“如今大軍壓境，我上何處去隱蔽？又如何保存實力呢？這豈不是白日大夢嗎？”

廖生軍說：“事在人為，辦法是有的，一句話：立即宣布起義！”

馬玉池大吃一驚。

廖生軍接着說：“他要你繳出武裝的話，你可以拖，可以推，也可以少繳，更可以存好的繳次的……和他來個泡蘑菇戰術，見機行事，這樣我們就爭取了時間！也就達到保存實力的目的！等到大股共軍離境，我們就擊鼓而攻之！”

馬玉池想了又想，站起來繞着桌子，走了好幾圈，突然住腳，拍了下桌子說：“行！聽你的！”

廖生軍說：“我回頭回到恩施城以後，馬上到軍管會去，通知他們：馬玉池宣布起義！估計他們很快就會派人來接管，你就準備盛大歡迎。對他們你一不能失禮，二不能耍蠻，三思而後行，見機行事！”

馬玉池聽着他的話，如嚼橄欖，不住點頭。

正這時候，忽听得院里有大人聲喊了聲：

“報告！”

馬玉池不聞不問。直到院里連喊了三聲報告，他才慢條斯

理地出了密室，到了正屋，开门出去。

院里直挺挺地站着个“飞虎队”員，向他报告說：“在齐安鎮以西的山里，发现了一連中央軍的正規軍，携带重迫击炮一門，輕重机枪各两挺，正向龙弯方向前进！”

馬玉池說了声“知道了”，向那飞虎队員揮揮手，回到堂屋里，廖生軍正在屋里站着，笑哈哈地說：

“恭喜恭喜！”

馬玉池說：“喜从何来？”

“給你送来一連人枪，这不是大喜嗎？哈哈……”

馬玉池立即讓馮么通知刘利华准备战斗！

馬家院大門前，立即出現了一班全副武装的卫队，院里那棵猴儿松下，拴着紅膘馬，已經备上了棕色皮鞍。馬儿仰起脖子时不时地嘶叫着，似乎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馬玉池换上了厚呢子馬袴，上身穿着件狐坎馬褂，光着头，反剪着两手，正在堂屋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突然，他的一个“便衣”，走进屋来，对他說，来了一位中央軍的长官，要見見他。馬玉池走出屋来，見台阶下站着一个人身穿草綠色棉軍服的軍官，見了他行了个举手礼，說：

“报告！我們营长求見馬大队长！”

馬玉池問道：“你們是哪一部分？”

那軍官說：“湖北省綏靖总队。”

廖生軍問馬玉池：“誰来了？”

馬玉池說：“省綏靖总队的胡历风！”

廖生軍噢了声。

馬玉池問：“你見見他嚟？”

廖生軍迟疑了一下，搖搖頭說：“暫且不見他，你們談吧！”

馬玉池問：“那么你……”

廖生軍說：“我馬上回恩施城。”

馬玉池說：“你一夜沒睡……”

廖生軍說：“不要緊，我在滑竿里打个盹儿就行了！”

馬玉池匆匆忙忙把廖生軍送上滑竿以後，回來穿上大衣，戴上禮帽，問那軍官：“你們營長在哪儿呵？”

那軍官說：“在村外候着呢。”

馬玉池忙說：“有請有請！”

那軍官走后，功夫不大，引來了一位仪表堂堂的官長，馬玉池踩着碎步兒迎出來。只見那官長身穿黃呢軍大氅，頭戴大蓋硬沿軍帽，腳登高腰皮靴。上嘴唇上留着一撮鼻涕胡子，可是最令人注目的，還是他那個高聳着的通紅的鼻子。這人姓胡，表字歷風。原是江漢平原上的一個土匪頭子，在抗日戰爭時期，搖身一變，成了皇協軍的營長。日寇投降以後，又一變，變成了國民黨綏靖總隊隊長。他和馬玉池有過一面之交。

馬玉池見了他，揚揚手說：“失迎失迎！”說着，急走兩步，雙手握住他的右手。

大紅鼻子拍拍馬玉池的肩膀說：“玉池老弟，在你這裡避幾天風，怎麼樣？”

“幾天？幾年也沒人攆你呵！”馬玉池回頭對馮么說：“先把弟兄們迎進保公所休息。馬上備飯。”

馮么正扭身要走，馬玉池一接手說：“殺豬宰羊，叫弟兄們飽餐一頓，不得怠慢！”回頭又對大紅鼻子說：“明天再犒勞貴軍！”他說着，攙住大紅鼻子的胳膊往院裡走去。

進了院，大紅鼻子抬頭向那東西對峙的樓房瞅了一眼，又向